

文明转型系列之五 / 文明史系列读本

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编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

政治史

曹英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文明转型书系之五 / 文明史系列读本

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编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

政 治 史

曹 英 /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政治史/曹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文明史系列读本)

ISBN 7-216-04932-2

I. 人…

II. 曹…

III. 政治—历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D5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6642 号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政治史

曹 英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5

字数:60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932-2

丛书总定价:135.00 元(全 24 册)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暢覽多科歷史
通觀世界文明

劉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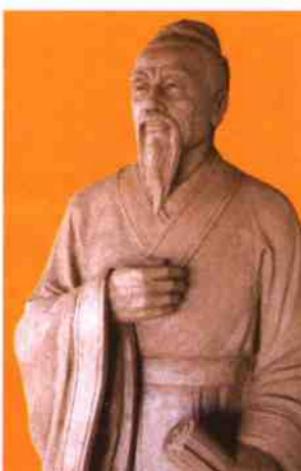
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题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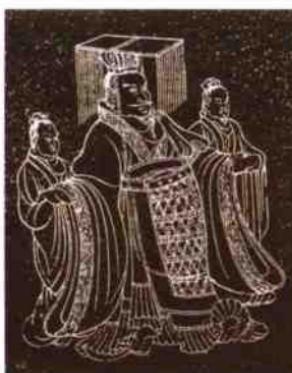
孔 子



秦始皇



孟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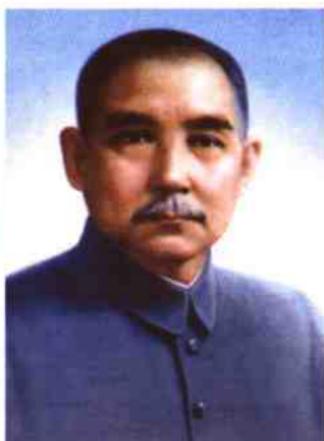


汉武帝





列 宁



孙中山



毛泽 东



邓 小 平

总序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文化，进而有了人类的文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类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又是怎样创造、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这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不断探究的问题。

人类起源是连绵数百万年甚至近千万年的过程。尽管人类起源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身的起源问题已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人是自然发展、进化的必然产物，同万物一样，人类亦是自然之物。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严格地说，用双手制造工具这一独特的文化创造能力，才真正使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转变的这一生物、文化的进化过程。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脑容量、外貌、体态仍在不断进化，从而由猿人进化到智人，再进化到现代人。在从猿到人转变的整个过程中，会制造工具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高等动物的标志。人类是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制造工具和觅取食物的劳动过程中，开始了文化创造、文化累积和文化传递的活动；与此同时，人类又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了自身的体质。

人类虽然来自于动物界，但却高于动物界。人不仅会劳动，会制造工具，还有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会思维、有语言（语言是表达思维和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有理智、能创造并传递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在其生物体进化的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在不断地进化、提升。所以，古代贤哲认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因为理智同别的一切比较起来更合乎人性”。人类诞生以后，由于生存、劳动的需要，彼此就结成了

一定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所以人又是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是一个道德主体”、“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就是人的社会性。

可见，源自动物的人，不同于作为一般动物的野兽。然而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社会责任心、道德修养的程度又决定了这个人是圣贤还是败类。没有责任心和道德心的人会比野兽还残忍，因为他可以用理性作为工具去肆意实施他潜在的兽性；反之，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社会道德不断修炼自己的人却可以成为圣贤，因为他也可以用理性作为工具去更加完善他的人性。

当人类在其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达到一个先进的水平时，即达到一种开化的特定阶段时，如人类有了文字、公共建筑、社会分工和分化、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专门的科学、艺术、哲学、体育、思想、道德、风尚、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等，就标志着文明的到来。文明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物质因子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当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作用于自然界的物质世界时，就汇合成了这一民族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明，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它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民族文明的认同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

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改造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同时认识了人类自身，并不断地升华了自己。因此，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的发展史，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奋斗史。

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从远古文明直到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总是不断地向前演进。

人类在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自己的互动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分散走向整体，丰富多彩，斑斓多姿。

从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时间向度来看，人类经历了古代文明、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及后现代文明；从空间的向度来看，先后出现了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罗河文明、希腊

罗马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非洲文明、中南美洲印第安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从文明的内涵来看，有物质的、精神的，其表现为有器物的、制度的、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学艺术的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恢宏、灿烂的图景。

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所谓多样性，是指各文明有着不同的类型，如中国文明属于主体内向型，西亚、北非、南亚文明则属于多元重叠型，地中海文明属于外向辐射型。所谓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于有的文明发展中断，有的文明却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

各文明的发展是互惠和相依的。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各民族之间既有自身文明的输出，也有对他民族文明的吸纳和扬弃。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这种吸纳和扬弃中，在弃恶从善的搏击中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并不断向高层次的文明发展。

文明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全的。世界上没有单一的物质文明，也没有单一的精神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当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尤为重要，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会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并引导物质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文明发展史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有理性、有意识、有责任、有道德。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史的推动者。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自我”认识程度，源于人的“自我”精神的自觉。人类精神的觉醒程度与文明史的发展是同步的、互动的。

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缺一不可。人类在对物质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其精神需要的水平也在同步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对自身和宇宙的了解，必然对物质建设起着推动作用，从而又使人对物质的需要进一步得到满足，对精神的需求也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准。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人对自身及宇宙的了解就这样同步互动，并循

环往复，不断提高。

不断提升人类的自我意识，可使“主我”和“客我”更趋于一致，才能使人这一行为主体和权利主体——文明史的能动主体，在人的自我与文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作一个“贊天地之化育”的自觉的、真正的人，才能更好地推动文明社会的持续前进。

人类的“自我”意识或人类的精神觉醒是如何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提升的呢？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人类在经历自己的童年、青年、壮年的过程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及在人对自身内部结构和人的本质的了解中，经过不同层次的反省，不断走向达到自身的精神的自觉。然而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它还将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而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层次。

《文明史系列读本》不是学术专著，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史教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科普读物。

它不是一部整体综合性体例的著作，而是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若干个侧面，按专题叙述文明史发展进程的系列读本。

它力求在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在文风上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给读者以知识、智慧和思想的启迪。

最后，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献给读者：

“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

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关心这项事业。

编 者
2006年12月

目 录

MULU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

——政治史

概 述	/ 1
■ 东西方“黄金时代”的探索	/ 4
1.“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发轫	/ 4
2.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政治文明	/ 12
■ 帝制时代	/ 16
1. 中华帝国的政治文明	/ 16
2. 西欧神权政治文明	/ 35
■ 近世之光	/ 42
1. 近世政治文明的确立	/ 42
2. 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艰难转型	/ 57

目录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政治史

四 政治现代化时代	/ 60
1. 冷战时期的政治斗争	/ 60
2. 第三条道路与威权主义	/ 64
3.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再转型	/ 66
后记	/ 68

概 述

人类文明的进化,至少在3000年前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其中,物质文明为人类自身的繁衍、人种的延续及进化、欲望的满足及开拓,提供了切实的保证;精神文化则使人类摆脱蛮荒、整合社会与提升道德,提供出文明食粮。在此二者间,作为社会资源稀缺且高度集中的生态中,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思想凭借、制度供给和公共产品的输出,有着桥梁的衔接和指导文明制度进化的作用。

从历史的衍生看,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与人类进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也与人类的进化相始终,其进步与完善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努力与智力水平,几乎可能是永无止境。在传统社会与近代文明的演进中,或者因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欠发达或者由于制度转轨过于迅速,人类满足自我需求的能力以及社会供给人类生存的资源十分有限,政治文明的作用因此就凸现得十分显著,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化前的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对政治其要素如权力、国家、民族等争夺尤为剧烈而战争这一非常规解决政治争端手段最为常见的原因。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与自然共处过程中,对人们彼此关系的一种调整、约定、规范,是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包含有三个子概念,政治、文明及政治文明。

政治是指与权力、统治、权威、权利相关的人类关系样式,是为争夺、占有、分配社会稀缺资源而展开的活动或者说博弈,在进行这些中,社会公共权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资源分配的多寡、优先次序,这种公共权力一般即是指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是一种人际交往关系中彼此不对称的影响力,是人

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在普遍接受的契约理论的假设中,政治权力的产生大致是这样的理性选择过程:在人类先民初始阶段,在没有形成公共权力的时代,因为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自身的自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人类必然产生为争夺资源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初方式是“同态复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暴力对抗,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以后渐有赎金制度的产生,即对争端以利益赔偿的方式来解决,但没有公共机构的仲裁,赎金多少仍然取决于实力的厚薄,如此必然恢复到互相争斗(消极零和博弈);最后人类以自我部分权利的让渡方式共同建立公共权力,以作为处理争执的仲裁机构,使之能够公正处理人类的不满与冲突,达致互相分享好处的积极双赢结果,于是所谓国家等共同体就产生了。

依理,这种基于人类权利的让渡建立的公共权力,其本质意义就在于公正、公平与正义,这是对国家与政治制度的最基本要求。但公共权力产生后,却首先为社会的强势群体所掌握,并为强势群体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服务,这就是权力作用的“双刃剑”,在无制约的公共权力面前,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败劣根性,是无法避免的。在公共权力的诸要素中,第一位的是国家,因为国家主要决定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其能力又建立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威慑与对他人的控制基础上,具有暴力性质,对个人与组织具有决定性力量。国家在进行政治活动过程中,其主要方式在政治统治、政治管理,通常体现为决策过程,这种决策一般又是为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强势集团所驱使与服务,决策内容主要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即各种利益集团占有资源的多寡、获取这些资源所应偿付的代价及获得的目标次序(优先目标、最优目标);决策对象则涉及几乎所有社会公众;决策的性质,

则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决策一经作出,社会公众都必须服从,不论是自觉还是被迫,这种服从的良性程度则是衡量政治秩序稳定与否、政治治理有效程度的重要指标。

所谓文明,其含义颇为繁复,一般以为,它是人类理性认知与实践的结果,从当时情境中,只要与人类进程大抵吻合的知识、思想、文化、制度乃至行为,均可作为其内涵予以考量。它既有物质形态的实物体现,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也有精神状态的表现,即精神文明。本处所言政治文明,则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政治意识主要指称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道德等观念形态,政治制度主要指称制度、体制与法制等规范规则形态,政治行为则主要指称政治斗争、政治管理与政治参与等活动方式。因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及政治文化对其他国家权力、文化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对政治文明的探求与追逐一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主要标志,政治文明的高低是判断一种文明形态的重要指标,显然,建构高度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挑战人性、完善理性的动力和方向。

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史可从原始初民为权力、利益的争夺而相继建立各种政治组织始,进而经历中世纪长期的专制时代,再进化到近代、现代化时代,并伸展至未来社会。本书以政治形态、政治思想的进化为主线,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分为从公元前8—前3世纪东西方“黄金时代”的探索、帝制时代、近世之光与政治现代化时代四个部分进行分析说明,意图使读者能对人类政治文明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 东西方“黄金时代”的探索

在公元前8—公元前3世纪，在东方主要是以华夏族为代表的周人和在地中海周围的希腊、罗马人，开创了一个人类文明的奠基时代。这一时代对于人类精神、政治文明的基本成型具有开创性贡献，后世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乃至观念都可以在此寻找到基本线索、脉络与渊源甚至只是对这些经典的一些阐释，因此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提出的政治哲学、治国理念、施政方略、社会模式及决策政策理论，对后世政治文明的演进贡献良多，影响极巨。

1. “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发轫

一般所谓中华文明，创造主体当指汉族，汉族的形成有一个不断扩充、团结其他民族的过程。现在几乎可以确信的是，在公元前21世纪，在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交界的黄河中游地区（即一般认为的中原地区），开始产生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随着夏、商王朝的相继建立，华夏文明渐渐露出轮廓，真正对中华文明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崛起于岐山的周民族，当然，夏、商、周诸民族均是黄帝、炎帝、蚩尤等先民部落的后裔。

周人历史分为前后期，前为西周，周统治重心仍在渭水流域，因为戎人不断侵扰，周人被迫迁移至黄河中游的腹地，现在洛阳、开封地区，此即东周，东周历史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因周王权威衰减，无法控制下属诸侯，但周王仍被名义上尊奉的时代，为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当诸侯壮大，周王

沦为附庸且为诸侯所灭，则为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其分野即是儒家政治哲学所说的“霸道”与“强道”的区别。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国交战频仍，各国重视使用人才，且知识分子生存余地相对比较宽泛（可以跨国家流浪而无生命的担忧），因此诞生了中国思想界与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百家争鸣时期。

使这一时期名垂中华青史、一直为中华知识分子仰慕而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除了宽松的言论环境与迫切的社会需求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及中华文明史上最为卓越的一批思想家。这些思想流派大致可划分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道德家，其中最有影响的又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流派。

儒家为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创立，其后学分化明显，但以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年）、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年）两派儒学最为显要。儒家在春秋时期即为当时思想大家，到战国时期因孟子的学问、威望与品德，儒家成为当时显学，后一直占据中国思想的要津，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与中华文明的思想流派。儒家政治思想主张“圣君政治”，认为一个圣明的君主应该是人间权势的拥有者、高尚道德的体现者、天下社会伦理关系的最高主宰和上帝与人间沟通的使者的四位一体角色，其治国重在个人品德的修炼与圆满，个体道德的升华与外在教化的社会推导，即儒家极力倡导的“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道德体现者（君子）的人生理想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圣君明主治下的万千子民则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完成道德升华，实现“人人为尧舜”的社会理想；这样的君主